



新课标学生课外读物文库

钢铁是怎样

GangTie



炼成

ShiZenYang

的

LianChengDe

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新课标学生课外读物文库
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

(上)

(俄) 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中外名著宝库
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（上、下）

（俄）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（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：830001）

责任编辑：韩全学 封面设计：刘英

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发行

开本：850×1168 毫米 32 开 印张：216.36

字数：4750 千字

2004 年 1 月第一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 册

ISBN 7-5371-3591-6/I·1338

总定价：480 元（全 24 册）

如有印装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。

前 言

阅读是搜集处理信息、认识世界、发展思维，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。

教育部最新颁布的《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（实验稿）》明确提出了“具有独立阅读的能力，注重情感体验，有较丰富的积累，形成良好的语感。学会运用多种阅读方法。能初步理解、鉴赏文学作品，受到高尚情感与趣味的熏陶，发展个性，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。能借助工具书阅读浅易文言文。”这一语文教育的重要目标。并且要求背诵古今优秀诗文 240 篇，课外阅读总量达到 400 万字以上。

依据新的《课程标准》，适应广大中小學生培养阅读兴趣，扩大阅读面，增加阅读量的迫切需要，由新疆青少年出版社推出的《新课标学生课外读物文库》，含括了《课程标准》要求的全部背诵篇目，并以背诵篇目为原点，向纵横扩展，精选了中外古今各个重要时期著名作家的经典之作，构建力图完整的中小学课外阅读体系，以满足广大中小學生急剧增长的阅读需求。

《新课标学生课外读物文库》依据《课程标准》各阶段目标的具体要求，兼顾童话、寓言、故事、成语、

诗歌、散文、小说、戏剧、科普、科幻和政治、历史、文化等各类读物。通过阅读不仅可以拓展视野，增长知识，积累词语，感受语言的优美，领会文章的表达方法，提高交际表达能力，而且可以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，展开想像，加深理解和体验，受到情感熏陶，获得思想启迪，享受审美乐趣，向往美好的情境，追求美好的理想。

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，《新课标学生课外读物文库》有助于学生自主地选择阅读材料，为学生多读书、读好书提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。

愿青少年朋友：趁青春年少，打好基础，拾级而上。用一双观察审视的眼睛阅读历史和今天，用一副思维创新的头脑憧憬打造理想和未来。

编 者

2004年1月



第一部

第一章

“节前上我家去补考的，都给我站起来！”

一个脸皮松弛的胖神甫，身上穿着法衣，脖子上挂着沉甸甸的十字架，气势汹汹地瞪着全班的学生。

六个学生应声从板凳上站了起来，四个男生，两个女生。

神甫两只小眼睛闪着凶光，像要把他们一口吞下去似的。孩子们惊恐不安地望着他。

“你们俩坐下。”神甫朝女孩子挥挥手说。

她们急忙坐下，松了一口气。

瓦西里神甫那对小眼睛死盯在四个男孩子身上。

“过来吧，宝贝们！”

瓦西里神甫站起来，推开椅子，走到挤作一团的四个孩子跟前。

“你们这几个小无赖，谁抽烟？”

四个孩子都小声回答：“我们不会抽，神甫。”

神甫脸都气红了。

“混帐东西，不会抽，那发面里的烟末是谁撒的？都不会抽吗？好，咱们这就来看看！把口袋翻过来，快点！听见了没有？快翻过来！”



三个孩子开始把他们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，放在桌子上。

神甫仔细地检查口袋的每一条缝，看有没有烟末，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，便把目光转到第四个孩子身上。这孩子长着一对黑眼睛，穿着灰衬衣和膝盖打补丁的蓝裤子。

“你怎么像个木头人，站着不动弹？”

黑眼睛的孩子压住心头的仇恨，看着神甫，闷声闷气地回答：“我没有口袋。”他用手摸了摸缝死了的袋口。

“哼，没有口袋！你以为这么一来，我就不知道是谁干的坏事，把发面糟蹋了吗？你以为这回你还能在学校待下去吗？没那么便宜，小宝贝。上回是你妈求情，才把你留下的，这回可不行了。你给我滚出去！”他使劲揪住男孩子的一只耳朵，把他推到走廊上，随手关上了门。

教室里鸦雀无声，学生一个个都缩着脖子。谁也不明白保尔·柯察金为什么被赶出学校。只有他的好朋友谢廖沙·勃鲁扎克知道是怎么回事。那天他们六个不及格的学生到神甫家里去补考，在厨房里等神甫的时候，他看见保尔把一把烟末撒在神甫家过复活节用的发面里。

保尔被赶了出来，坐在门口最下一磴台阶上。他想，该怎么回家呢？母亲在税务官家里当厨娘，每天从清早忙到深夜，为他操碎了心，该怎么向她交代呢？

眼泪哽住了保尔的喉咙。

“现在我可怎么办呢？都怨这该死的神甫。我给他撒哪门子烟末呢？都是谢廖沙出的馊主意。他说，‘来，咱们给这个害人的老家伙撒上一把。’我们就撒进去了。谢廖沙倒没事，我可





说不定要给撵出学校了。”

保尔跟瓦西里神甫早就结下了仇。有一回，他跟米什卡·列夫丘科夫打架，老师罚他留校，不准回家吃饭，又怕他在空教室里胡闹，就把这个淘气鬼送到高年级教室，让他坐在后面的椅子上。

高年级老师是个瘦子，穿着一件黑上衣，正在给学生讲地球和天体。他说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，星星也跟地球差不多。保尔听他这样说，惊讶得张大了嘴巴。他感到非常奇怪，差点没站起来对老师说：“圣经上可不是这么说的。”

但是又怕挨骂，没敢做声。

保尔是信教的。她母亲是个教徒，常给他讲圣经上的道理。世界是上帝创造的，而且并非几百万年以前，而是不久前创造的，保尔对此深信不疑。

圣经这门课，神甫总是给保尔打满分。新约、旧约和所有的祈祷词，他都背得滚瓜烂熟。上帝哪一天创造了什么，他也都记得一清二楚。保尔打定主意，要向瓦西里神甫问个明白。等到上圣经课的时候，神甫刚坐到椅子上，保尔就举起手来，得到允许以后，他站起来说：“神甫，为什么高年级老师说，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，并不像圣经上说的五千……”

他刚说到这里，就被瓦西里神甫的尖叫声打断了：“混帐东西，你胡说什么？圣经课你是怎么学的？”

保尔还没有来得及分辩，神甫就揪住他的两只耳朵，把他的头往墙上撞。一分钟之后，保尔已经鼻青脸肿，吓得半死，被神甫推到走廊上去了。





保尔回到家里，又挨了母亲好一顿责骂。

第二天，母亲到学校去恳求瓦西里神甫开恩，让她儿子回班学习。从那时起，保尔恨透了神甫。他又恨又怕。他不容许任何人对他稍加侮辱，当然也不会忘掉神甫那顿无端的毒打。他把仇恨埋在心底，不露声色。

保尔以后又受到瓦西里神甫多次小的侮辱：往往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，把他赶出教室，一连几个星期，天天罚他站墙角，而且从来不问他功课。因此，他不得不在复活节前，和几个不及格的同学一起，到神甫家里去补考。就在神甫家的厨房里，他把一把烟末撒到过复活节用的发面里了。

这件事谁也没有看到，可是神甫马上就猜出了是谁干的。

……下课了，孩子们一齐拥到院子里，围住了保尔。他愁眉苦脸地坐在那里，一声不响。谢廖沙在教室里没有出来，他觉得自己也过错，但是又想不出办法帮助他的伙伴。

校长叶夫列姆·瓦西里耶维奇的脑袋从教员室的窗口探了出来，他那低沉的声音吓得保尔一哆嗦。

“叫柯察金马上到我这儿来！”他喊道。

保尔朝教员室走去，心怦怦直跳。

车站食堂的老板是个上了年纪的人，面色苍白，两眼无神。他朝站在一旁的保尔瞥了一眼。

“他几岁了？”

“十二岁。”保尔的母亲回答。

“行啊，让他留下吧。工钱每月八个卢布，当班的时候管饭。顶班干一天一宿，在家歇一天一宿，可不准偷东西。”





“哪儿能呢，哪儿能呢，我担保他什么也不偷。”母亲惶恐地说。

“那让他今天就上工吧。”老板吩咐着，转过身去，对旁边一个站柜台的女招待说：“济娜，把这个小伙计领到洗刷间去，叫弗罗霞给他派活，顶格里什卡。”

女招待正在切火腿，她放下刀，朝保尔点了点头，就穿过餐室，朝通向洗刷间的旁门走去。保尔跟在她后面。母亲也赶紧跟上，小声嘱咐保尔：“保夫鲁沙，你可要好好干哪，别丢脸！”

她用忧郁的目光把儿子送走以后，才朝大门口走去。

洗刷间里正忙得不可开交。桌子上盘碟刀叉堆得像座小山，几个女工肩头搭着毛巾，在逐个地擦那堆东西。

一个长着乱蓬蓬的红头发的男孩，年纪比保尔稍大一点，在两个大茶炉跟前忙碌着。

洗家什的大木盆里盛着开水，满屋子雾气腾腾的。保尔刚进来，连女工们的脸都看不清。他站在那里，不知道该干什么，甚至不知道站在哪里好。

女招待济娜走到一个正在洗家什的女工跟前，扳着她的肩膀，说：“弗罗霞，这个新来的小伙计是派给你的，顶格里什卡。你给他讲讲都要干些什么活吧。”

济娜又指着那个叫弗罗霞的女工，对保尔说：“她是这儿的领班，她叫你干什么，你就干什么。”说完，转身回餐室去了。

“嗯。”保尔轻轻答应了一声，同时看了看站在面前的弗罗霞，等她发话。弗罗霞一面擦着额上的汗水，一面从上到下打量着他，好像要估量一下他能干什么活似的，然后挽起从胳膊肘上



滑下来的一只袖子,用非常悦耳的、响亮的声音说:“小朋友,你的活不难,就是一清早把这口锅烧开,一天别断了开水。当然,柴也要你自己劈。还有这两个大茶炉,也是你的活。再有,活紧的时候,你也得擦擦刀叉,倒倒脏水。”

小朋友,活不少,够你出几身汗的。”她说的是科斯特罗马方言,总是把“a”音发得很重。保尔听到这一口乡音,看到她那红扑扑的脸和翘起的小鼻子,不禁有点高兴起来。

“看样子这位大婶还不错。”他心里这样想,便鼓起勇气问弗罗霞:“那我現在干些什么呢,大婶?”

他说到这里,洗刷间的女工们一阵哈哈大笑,淹没了他的话,他愣住了。

“哈哈!……弗罗霞这回捡了个大侄子……”

“哈哈!……”弗罗霞本人笑得比谁都厉害。

因为屋里全是蒸汽,保尔没有看清弗罗霞的脸,其实她只有十八岁。

保尔感到很难为情,便转身同那个男孩:“我现在该干什么呢?”

男孩只是嬉皮笑脸地回答:“还是问你大婶去吧,她会统统告诉你的,我在这儿是临时帮忙。”说完,转身朝厨房跑去。

这时保尔听见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工说:“过来帮着擦叉子吧。你们笑什么?这孩子说什么好笑的啦?给,拿着,”她递给保尔一条毛巾。“一头用牙咬住,一头用手拉紧。再把叉齿在上头来回蹭,要蹭得干干净净,一点脏东西也没有才成。咱们这儿对这种事挺认真。那些老爷们很挑剔,总是翻过来覆过去,看了





又看，只要叉子上有一点脏东西，咱们可就倒霉了，老板娘马上会把你撵出去。”

“什么老板娘？”保尔不解地问，“雇我的老板不是男的吗？”

那个女工笑了起来：“孩子，我们这儿的老板是摆设，他是个草包。什么都是他老婆说了算。她今天不在，你干几天就知道了。”

洗刷间的门打开了，三个堂倌，每人捧着一大擦脏家什，走了进来。

其中有个宽肩膀、斜眼、四方大脸的堂倌说：“加紧点干哪，十二点的车眼看就要到了，你们还这么磨磨蹭蹭的。”

他看见了保尔，就问：“这是谁？”

“新来的。”弗罗霞回答。

“哦，新来的。”他说。“那好吧，”他一只手使劲按住保尔的肩膀，把他推到两个大茶炉跟前，说：“这两个大茶炉你得烧好，什么时候要水都得有，可是你看，现在一个已经灭了，另一个也快没火星了。今天饶了你，要是明天再这样，就叫你吃耳刮子，明白吗？”

保尔一句话也没有说，便烧起茶炉来。

保尔的劳动生涯就这样开始了。他是第一天上工，干活还从来没有这样卖过力气。他知道，这个地方跟家里不一样，在家里可以不听母亲的话，这里可不行。斜眼说得明白，要是不听话，就得吃耳刮子。

保尔脱下一只靴子，套在炉筒上，鼓起风来，能盛四桶水的大肚子茶炉立即冒出了火星。他一会儿提起脏水桶，飞快跑到





外面,把脏水倒进坑里;一会儿给烧水锅添上劈柴,一会儿把湿毛巾搭在烧开的茶炉上烘干。总之,叫他干的活他都干了。直到深夜,保尔才拖着疲乏的身子,走到下面厨房去。有个上了年纪的女工,名叫阿尼西娅的,望着他刚掩上的门,说:“瞧,这孩子像个疯子似的,干起活来不要命。一定是家里实在没办法,才打发来的。”

“是啊,挺好个小伙子,”弗罗霞说。“干起活来不用催。”

“过两天跑累了,就不这么干了,”卢莎反驳说。“一开头都很卖劲……”

保尔手脚不停地忙了一个通宵,累得筋疲力尽。早晨七点钟,一个长着胖圆脸、两只小眼睛显得流里流气的男孩来接班,保尔把两个烧开的茶炉交给了他。

这个男孩一看,什么都已经弄妥了,茶炉也烧开了,便把两手往口袋里一插,从咬紧的牙缝里挤出一口唾沫,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势,斜着白不吡咧的眼睛看了看保尔,然后用一种不容争辩的腔调说:“喂,你这个饭桶,明天早上准六点半来接班。”

“干吗六点半?”保尔问。“不是七点换班吗?”

“谁乐意七点,谁就七点好了,你得六点半来。要是再罗嗦,我立马叫你脑瓜上长个大疙瘩。你这小子也不寻思寻思,才来就摆臭架子。”

那些刚交了班的女工都挺有兴趣地听着两个孩子的对话。那个男孩的无赖腔调和挑衅态度激怒了保尔。他朝男孩逼近一步,本来想狠狠揍他一顿,但是又怕头一天上工就给开除,才忍住了。他铁青着脸说:“你老实点,别吓唬人,搬起石头砸自己





脚。明天我就七点来,要说打架,我可不在乎你,你想试试,那就请吧!”

对手朝开水锅倒退了一步,吃惊地瞧着怒气冲冲的保尔。

他没有料到会碰这么大的钉子,有点不知所措了。

“好,咱们走着瞧吧。”他含糊糊地说。

头一天总算平安无事地过去了。保尔走在回家的路上,感到自己已经是一个用诚实的劳动挣得了休息的人。现在他也工作了,谁也不能再说他吃闲饭了。

早晨的太阳从锯木厂高大的厂房后面懒洋洋地升起来。

保尔家的小房子很快就要到了。瞧,就在眼前了,列辛斯基庄园的后身就是。

“妈大概起来了,我呢,才下工回家。”保尔想到这里,一边吹着口哨,一边加快了脚步。“学校把我赶出来,倒也不坏,反正那个该死的神甫不会让你安生,现在我真想吐他一脸唾沫。”保尔这样思量着,已经到了家门口。他推开小院门的时候,又想起来:“对,还有那个黄毛小子,一定得对准他的狗脸狠揍一顿。要不是怕给撵出来,我恨不得立时就揍他。早晚要叫他尝尝我拳头的厉害。”

母亲正在院子里忙着烧茶炊,一看见儿子回来,就慌忙问他:“怎么样?”

“挺好。”保尔回答。

母亲好像有什么事要关照他一下,可是他已经明白了。从敞开的窗户里,他看到了阿尔焦姆哥哥宽大的后背。

“怎么,阿尔焦姆回来了?”他忐忑不安地问。





“昨天回来的，这回留在家里不走了，就在机车库干活。”

保尔迟疑不决地打开了房门。

身材魁梧的阿尔焦姆坐在桌子旁边，背朝着保尔。他扭过头来，看着弟弟，又黑又浓的眉毛下面射出两道严厉的目光。

“啊，撒烟末的英雄回来了？好，你可真行！”

保尔预感到，哥哥回家后的这场谈话，对他准没个好。

“阿尔焦姆已经都知道了。”保尔心里想。“这回说不定要挨骂，也许要挨一顿揍。”

保尔有点怕阿尔焦姆。

但是，阿尔焦姆并没有打他的意思。他坐在凳子上，两只胳膊支着桌子，目不转睛地望着保尔，说不清是嘲弄还是蔑视。

“这么说，你已经大学毕业，各门学问都学到手了，现在倒起脏水来了？”阿尔焦姆说。

保尔两眼盯着一块破地板，专心地琢磨着一个冒出来的钉子头。可是阿尔焦姆却从桌旁站起来，到厨房去了。

“看样子不会挨揍了。”保尔松了一口气。

喝茶的时候，阿尔焦姆平心静气地详细询问了保尔班上发生的事情。

保尔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。

“你现在就这样胡闹，往后怎么得了啊。”母亲伤心地说。

“唉，可拿他怎么办呢？他这个样子究竟像谁呢？我的上帝，这孩子多叫我操心哪！”母亲诉苦说。

阿尔焦姆推开空茶杯，对保尔说：“好吧，弟弟。过去的事就算了，往后你可得小心，干活别耍花招，该干的都干好；要是再从





那儿给撵出来，我就要你的好看，叫你脱一层皮。这点你要记住。妈已经够操心的了。你这个鬼东西，到哪儿都惹事，到哪儿都得闯点祸。现在该闹够了吧。等你干上一年，我再求人让你到机车库去当学徒，老是给人倒脏水，能有什么出息？还是得学一门手艺。现在你年纪还小，再过一年我求人看，机车库也许能收你。我已经转到这儿来了，往后就在这儿干活。妈再也不去伺候人了。见到什么样的混蛋都弯腰，也弯够了。可是保尔，你自己得争气，要好好做人。”

他站起来，挺直高大的身躯，把搭在椅背上的上衣穿上，然后关照母亲说：“我出去个把钟头，办点事。”说完，一弯腰，跨出了房门。他走到院子里，从窗前经过的时候，又说：“我给你带来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，妈会拿给你的。”

车站食堂昼夜不停地营业。

有六条铁路通到这个枢纽站。车站总是挤满了人，只有夜里，在两班火车的间隙，才能安静两三个钟头。这个车站上有几百列军车从各地开来，然后又开到各地去。有的从前线开来，有的开到前线去。从前线运来的是缺胳膊断腿的伤兵，送到前线去的是大批穿一色灰大衣的新兵。

保尔在食堂里辛辛苦苦地干了两年。这两年里，他看到的只有厨房和洗刷间。在地下室的大厨房里，工作异常繁忙，干活的有二十多个人。十个堂倌从餐室到厨房穿梭般地来回奔忙着。

保尔的工钱从八个卢布长到十个卢布。两年来他长高了，身体也结实了。这期间，他经受了許多苦难。在厨房打下手，烟





熏火燎地干了半年。那个有权势的厨子头不喜欢这个犟孩子，常常给他几个耳光。他生怕保尔突然捅他一刀，所以干脆把他撵回了洗刷间。要不是因为保尔干起活来有用不完的力气，他们早就把他赶走了。保尔干的活比谁都多，从来不知道疲劳。

在食堂最忙的时候，他脚不沾地地跑来跑去，一会儿端着托盘，一步跨四五级楼梯，下到厨房去，一会儿又从厨房跑上来。

每天夜里，当食堂的两个餐室消停下来的时候，堂倌们就聚在下面厨房的储藏室里大赌特赌，打起“二十一点”和“九点”来。保尔不止一次看见赌台上堆着一沓沓钞票。他们有这么多钱，保尔并不感到惊讶。他知道，他们每个人当一天一宿班，能捞到三四十个卢布的外快，收一次小费就是一个卢布、半个卢布的。有了钱就大喝大赌。保尔非常憎恶他们。

“这帮该死的混蛋！”他心里想。“像阿尔焦姆这样的头等钳工，一个月才挣四十八个卢布，我才挣十个卢布；可是他们一天一宿就捞这么多钱，凭什么？也就是把菜端上去，把空盘子撤下来。有了钱就喝尽赌光。”

保尔认为，他们跟那些老板是一路货，都是他的冤家对头。“这帮下流坯，别看他们在这儿低三下四地伺候人，他们的老婆孩子在城里却像有钱人一样摆阔气。”

他们常常把穿着中学生制服的儿子带来，有时也把养得滚圆的老婆领来。“他们的钱大概比他们伺候的老爷还要多。”

保尔这样想。他对夜间在厨房的角落里和食堂的仓库里发生的事情也不大惊小怪。保尔清楚地知道，任何一个洗家什女工和女招待，要是不肯以几个卢布的代价把自己的肉体出卖给

